

藏傳佛教淫人妻女，非佛教

邁

向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4



正

覺

《四》

— 追尋真理的動人故事

◆ 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 ◆

邁
向
正
覺

(四)

作者：劉俊廷等合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印贈

自從正覺同修會開始弘法以來，各大道場口頭上的抵制說法是：「蕭平實弘揚的法義很奇怪，與各大道場都不一样。」暗示說正覺同修會的法義有問題，因為他們不敢公然毀謗正覺的法義是外道法——恐怕承擔謗法的大因果，心中又很想抵制正覺。然而正覺弘法將近二十年來，經過三次嚴重的法義質疑、檢驗，也經過各大道場十餘年來私下不斷的尋找法義過失而不可得。正覺同修會弘揚的法義，既已證明是依照三乘菩提諸經所說的法義而實證、弘揚，各大道場都找不出本會的修證及所弘揚的法義與經教不符之處，又都已承認自己的法義與正覺同修會不同，這已證明他們的「修、證」都是不符經教的，才會與正覺的法義不同。

——佛教正覺同修會——

佛菩提道之修學，應求大乘般若之實證——見道；見道已，便得次第進修而正式進入初地通達位，然後可入修道位中，次第邁向佛地。大乘般若之見道，即是禪宗之破初參明心——親證本來離念、本性清淨之自心如來藏。欲求親證如來藏者，應依真正之善知識修學。真善知識之助人見道，所言所授之法，必須有明確之次第與確實可行之法，學人方有得悟之可能。若親近假名善知識，雖有大道場、大名聲、廣大徒眾、身穿僧衣，然所說所授者皆屬似是而非之法——同於常見外道意識境界；縱使學人以畢生之身口意供養之，所得唯是常見與斷見本質之相似佛法而已，必將浪擲一世於相似佛法上，殊堪扼腕！

——佛教正覺同修會——

目 錄

〈第一篇〉 入正覺的因緣……………	(劉俊廷)	0 1
〈第二篇〉 邁向正覺——我的學佛經歷·	(劉正秀)	1 6
〈第三篇〉 學佛歸依處……………	(陳舒如)	3 4
〈第四篇〉 我的學佛經歷……………	(倪式谷)	4 6
〈第五篇〉 進入正覺學佛的因緣……………	(林正淦)	6 2
〈第六篇〉 正法難值遇……………	(林阿密)	7 5

入正覺的因緣

—劉俊廷—

一、平淡的生平

一九五八年我出生於中部儉樸的一個小家庭，祖父和我們同住，他的漢學程度很好，爲人溫和慈悲待人；父親從小耳濡目染，也深受影響。從小在安逸的環境下生長，沒有受到什麼苦。小時候自己只是偶而對於這個世界存在有一點疑惑，猜想如果自己不在時，是不是這個世界也會跟著消失？求學生涯一路平順，家道雖只是小康，父母親卻捨得供給我，就讀明星中學六年的天主教男校。我一直是心無大志向，對未來也沒有什麼企圖心，考大學時也是依家人的意願，只挑

中部靠近家裡的公立大學就讀。從小就對於性別的差異有較強的困擾，跟家人之外的異性互動都會有不安的感覺，可能臉部也會泛紅，因此常被家人取笑。這種狀況是在開始學佛，並嘗試著觀行和深入思惟之後，才漸漸地有一些改善；現在修學了正法，也才知道其實每個人在之前的無量世中，有時候可能是男性，有時候可能是女性，而其目前個性的顯現，都是跟以前的熏習有很密切的關係。

大學畢業服了兩年預備軍官役之後，即到台大擔任研究助理，後來為求穩定的工作環境，轉而任公務人員六年；結婚後為着想改變工作環境，乃申請美國的研究所就讀；因語言和環境需調適，自己先獨自前往北卡羅萊納州半年後，再回台接妻子、女兒一起過去。自己前半年離鄉背景的生活，

是生平首次有了思親之苦的覺受。唸研究所時，指導教授給我全職或半職的研究助理獎學金，因此平常除了唸書之外，也需要幫教授作些實驗。主修的課程是環境工程，平常除了上課之外，就是待在實驗室裡作實驗。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染整廢水處理的改善研究」，每天必須維持模型的運轉，所以天天都要作，不能中斷；因此也沒有辦法休息，只有在每次一、兩個月的操作週期完成後，開始下一個操作週期前有一、兩天的休息。偶而到戶外活動時，常會看到幾隻松鼠在樹上或草地上覓食或嬉戲，春、秋兩季時也常看到大雁在水塘裡或草地上活動，如果太靠近牠們，牠們還會作勢要攻擊你，想把你趕走。平常心裡面只有人的存在，只有在這個時間才會驚覺到：原來周遭還有許許多多活生生的有情存在，而人在這個環境所應有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呢？

在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即刻回台，並在台北找到工作，從事私人工程顧問公司工程規劃和設計的工作。二十幾年下來，工作也有所更換，除了規劃、設計之外，也做過研發、操作，或業務、管理，及工程施工等。在其間因為因緣的關係，也接觸到了許許多多的眾生，心性習氣上通常是千差萬別，自己也在其間因環境的改變而不斷的調適；從這邊看到，其實人是可以因環境的不同而做很大的轉變的，而大部分的眾生福報都不好，必須終生營營碌碌的過生活，其實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苦的。

二、追求解脫之路

從美國回台之後，家裡同修不斷地尋求解脫或心靈成長

的課程，我也會配合接送；有一次還一同去參加了在南部阿南達瑪迦的三天斷食營，三天下來感覺心靈的狀況比以前平靜。原本自己並不太覺得人生是苦的，從周邊人們的身上才較能感受到苦，逐漸地從自己的身上也能感受到苦的存在，常常是在境界與自己所希望相違的時候就會生起。這期間也閱讀了一些心靈成長及修行的書籍，如：奧修、克里希那穆提、一行禪師……等人的著作，只覺得似懂非懂，好像都是在說「放下」或「活在當下」就是了，可是卻找不到有效可行的修學次第；現在來到正覺學法才知道，原來他們都還是落在意識心的層次，並不是世尊所傳的了義正法，無法真正得到解脫。

一九九七年，在一次參觀「敦煌畫廊」畫展的機會，看

到了《現代禪月刊》，因此而進入「現代禪」學習。同修看了李老師的書之後先行參加共修，我想自己參加前總得先瞭解李老師所談的法，於是於三個月內，抽空閱讀了一、兩本李老師的著作之後，也跟著參加了共修。當時李老師正嘗試建立一個「都會型修行社區」，我們也於一九九八年申請搬入「象山修行社區」。搬入社區之後，生活上大部分的事情師兄弟都會相互的關照，以所住的房子來說，都是師兄弟協助承租或購買的，平常有什麼事情都會互相連絡互相幫忙；小孩的教育也是教團關切的事項之一，還成立了「小蜜蜂」的活動，經常有聯誼或讀書會。因自己仍須忙於工作，又尚無懇切的生死心，只是在一旁熏習。李老師強調：學佛應在日常世俗中修行，重視現世的安居樂業與倫理道德，並且講求符合現代的科學、民主與人道原則，及「實證主義」。我

平日偶爾會在人生的意義方面反省思惟，並跟隨師兄弟在道基戒行上熏習；自己對於佛法的具體內容並不清楚，只覺得李老師很有智慧也很慈悲，只要繼續跟下去，一定會度我們得開悟解脫。

其間有一段約兩年的時間，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必須兩、三週就搭一次飛機往返台北和高雄兩地，在飛機起降或碰到氣流不穩定的時候，機艙會晃動得很厲害，這時害怕的情緒常會生起，心想如果飛機出了事故，我臨死時會面對什麼情境？我死後會到什麼地方去？那是我所無知而可怕的事；我死後將永遠無法和家人見面，那是非常難過的事；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我的家人勢必也會非常的難過，那是我所無法忍受的事。這些念頭，上飛機前或搭飛機時就會生

起，下了飛機之後就忘了；平常生活時偶爾也會想起，這也是真正促使我想要學佛的動力來源之一。

李老師晚期身體一直很不好，也曾住院治療。二〇〇三年SARS流行前後，李老師不斷地在強調彌陀信仰，並告訴大家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生命中的依靠。當年十二月李老師捨壽，離開了我們。之前李老師曾要求同修們要燒掉他的所有著作，自己並對佛教界發布公開懺悔啓事，以及歸依慧淨法師諸事，大部分的同修包括我自己都在內都認為是：已解脫的聖者心靈沒有任何包袱的展現，將來李老師還是會回來教導我們的。後來看到平實導師對於李老師發布公開懺悔啓事的讚譽，及對其英年早逝的痛惜，內心真的是百感交集，不自禁的紅了眼眶。

大部分的師兄弟都遵循李老師生前的期望，跟隨慧淨法師學法，法師教我們「本願念佛」法門，每天上午、下午、晚間三個時段在書院各唸佛兩個半小時，全年無休；不在書院的時間，各自要繼續唸佛，可以採默唸或無聲唸佛的方式，最好能夠相續唸佛不斷。當時每個月慧淨法師會做一次開示，後來也增加了淨土宗系列書籍的閱讀。因為有淨修師的歸依及加入教團，帶來了臨終助唸、往生處理和佛化法會的熏習。當時自己對於唸佛能往生淨土，是深信不疑的；只是對於自己臨終時在任何情況下，是否都能一心不亂的唸佛，是沒有把握的；而且對於現世沒有機會開悟解脫，感到有些失望。

二〇〇六年七月下旬一日晚間，王師姊拿了平實導師

的《無相念佛》和《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給我在家裡同修。當晚我和同修帶著好奇的心情，快速的翻閱這兩本書。看到書中闡述的義理非常有道理，方法、次第又清楚分明，知道必為證悟的大善知識所著；對於佛法整體的架構，因閱讀此書竟從毫無方向進而有了具體的知見。當下對於明心證悟的心願重新燃起希望，內心決定要趕快去正覺講堂上課。隔天請教王師姊後才知道，她們所上最新的班已開班三個月，隔天週六下午的課將是最後一次可以旁聽的課，過了之後就要再等三個月，下一期須等到十月才會有新班。於是我就和家裡同修議定一起去上課，而趕搭二〇〇六年四月班的最後一班車，三天後也開始聽週一平實導師講解《勝鬘經》。剛開始聽平實導師講課時，自己對其內容極為陌生；經過三、四次之後，漸漸的已能熟悉其內

入正覺的因緣

容而能信受之。能夠值遇這麼勝妙的法真的是不容易，也真的非常感念王師姊的慈悲、用心和善巧接引！陸陸續續地有社區的同修轉到正覺講堂來修學，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三十位以上，而且也已經有七位同修，到正覺講堂上課後，破參明心了。

三、於正法的修習

平實導師是累世修行證悟的菩薩，今世在家中自行閉關參禪，明心並且眼見佛性之後，原本想只要有人能明心，並且能眼見佛性，而有能力可以弘法延續時，就想退隱家中進修禪定三昧；如有般若境界更高的行者出現時，則隨時準備下座求教進修。後因看到末法時期外道猖獗橫行於佛門中，

正法日漸衰微，遂發悲勇，誓願度眾而答應以前追隨修學者的請求，於一九九一年夏天復出弘法度眾。為免正法被常見外道法所取代，為護持正法，平實導師毅然揭竿而作獅子吼，效法 玄奘菩薩的方式，以破斥邪說的方法來顯示正法的不同所在；如此弘傳了義正法，獨自面對各方錯悟大師、各大道場的龐大勢力而無所畏懼。平易近人的 平實導師，卻作了這種大異常人的弘法志業，真的是大菩薩的展現。

至今我在正覺講堂修學已三年餘，從拜佛、憶佛，修學六度波羅蜜的知見，作義工護持正法，觀行、參禪。確認五蘊十八界都是無常的，都是虛妄的；也知道妄心（七轉識）的背後有一個真心（如來藏），所有的法都是要藉緣由如來藏出生，都是要真心、妄心和合才能運作。其間自己也依照 平

入正覺的因緣

實導師和親教師的開示和引導，對人生的意義做了反覆思惟，知道自己在人間所有的一切，最後都一樣將會消失的，如果沒有修學正法——佛菩提道——的話，只有隨著習氣和業力流轉於六道，永遠混混沌沌不見天日；只有修學佛菩提道、明心證悟、發起般若智慧，才能行於世間而解脫於三界，才能有真正的智慧救度有緣的苦難眾生，確知這是唯一的一條只能選擇的不歸路；因心意已定，心境也逐漸地沉澱。因感受到年歲不再年輕，無常隨時跟在身後，因此自己也變得較不放逸；因為平實導師和親教師的教導，和閱讀正法的書籍，得到實相般若的熏習，自己也漸漸有了觀照般若而生起輕安的功德受用。五祖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因為證悟之前的學法都只是熏習，證悟以後才是真正開始修學佛法，因此目前自己的當務之急，就是明心證真，發起般若智

慧，以及修學善法熏習習氣種子。

自從進入正覺講堂之後，一直陸續陸續的請講堂的書籍贈送親友、同學、同事和有緣的人，希望他們也能信受而能來講堂上課。後來在正覺講堂聽同修心得分享的時候，知道許多同修更是運用各種的方便和善巧，希望能將自身已受用到的正法，盡心盡力的將這接觸正法的機會傳給所有有緣的人。而能到正法道場修學的人，一定是已具備了相當的善根福德因緣，因為正法是彌足珍貴的，不是一般不具足的人所能信受和修習的；而學歷或出身並不會影響學法，因為也有小學學歷或不識字的長者明心證悟，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信位和資糧位的具足，是修學正法所必要的基礎。

自從土城承天禪寺廣欽老和尚圓寂以後，佛教宗門正法當時已算是完全中斷了，因為台灣四大山頭加上現在的廣論團體所弘揚的佛教，都只是表相佛法、相似佛法，其實已經把佛法淺化、世俗化、學術化、外道化了，甚至更進一步的鬼神化、商業化。佛陀三轉法輪，苦口婆心說法四十九年的本意和成果，即將蕩然無存；幸得佛菩薩憐憫娑婆世界苦難眾生，安排真善知識 平實導師再度示現於台灣寶島，教導眾生開悟成佛之法。人身難得，了義的正法難遭遇，如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有心學法的人如何能錯過，此真是學佛人今生最大的福報！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邁向正覺——我的學佛經歷

——劉正秀——

二十六歲那年（一九八一年），正值風華正茂，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單位團幹，業餘學電大，準備結婚。年底一場沒有任何預兆的大禍臨頭（現在知道是業力所致），突然尿血：：。手術後切片檢查——腎癌。那個年代談癌色變，男朋友唯唯諾諾；生性剛強的我，哪能容忍如此之人，毅然分手；身苦還沒恢復，心苦更甚；頓覺人身無常，生命無常。

動手術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萬念俱灰；什麼榮

華富貴，什麼權力，什麼學位，什麼愛情、前途，真如夢幻泡影……。由於母親早逝，家中上有父親，還有哥哥、弟弟都未成家，一直都是我承擔家事。出院後，身體非常虛弱，爲了照顧他們，我必須要戰勝癌魔；從那時開始走向練氣功，整整三年從未間斷（郭林治癌功），身體漸漸康復。其間對宇宙人生開始探索：爲何同時出生一家的兄弟姊妹，命運各異、長相各異、性格各異？人活著究竟爲了什麼？難道就是爲了繁殖後代？人就一世嗎？人死如燈滅嗎？

在這期間，有因緣看了《覺海慈航》佛教小冊子，覺得好，從那時起（八〇年代末）就知道真理在寺廟。然後訪了好幾個寺院，歸元寺、寶通寺……等，但由於福薄慧淺，沒有遇到善知識，請了很多高僧著作，多是講淨土法門，對西

方極樂世界充滿了歡喜，開始持阿彌陀佛聖號，希望除了我們這個苦難的世界，真的有個極樂的世界，沒有痛苦等；但看高僧的開示，有這樣說，有那樣說；有的說西方極樂世界就在你心中……，理不出個頭緒，給我的感覺那只是嚮往，虛無飄渺，只是空虛的人尋找精神支柱。我需要的是真理，而不是精神支柱，那我何必浪費光陰？但從那時開始對佛菩薩充滿了敬仰，家中設佛堂供養西方三聖等，同時請了很多佛經，包括《法華經》；因緣未成熟，看不懂，置之佛堂。

九〇年代初，正值改革開放，所謂百花齊放，打著各種旗號的氣功潤生，有藏密、道教、佛教等；當時已對世間法不感興趣，省吃儉用集錢，全花在求道上。學了藏密（一個叫張海的人），一開始就是供養，各三差五要供養（編案：各三

差五、隔三差五，亦即三天兩頭、常常的意思，比喻時常發生），最後無力供養（幾年積蓄錢財全部騙完）。又學過其他的，心靈的結不但未打開，反而越結越深；對於求道，已灰心；但有一點，讀了佛門冊子，知道殺生的過錯，完全接受，從此戒殺。

一九九三年「十一」（編案：大陸國定假日十月一日的簡稱），到親戚家作客，遇引入佛門結緣的居士，說有一佛門高師，於十月三日將在武漢市市委禮堂作氣功帶功報告，此師是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她已聽過幾次，如何如何了不得，極力勸我去聽。沒動心（十幾年求法，身體已好，只想求道，騙子太多），她說這次絕對不會再受騙，真的是佛門高師。親戚也幫著勸，並說他幫我把票買好了。礙於人情、無奈，抱著再上一次當的想法，由親戚帶著，於一九九三年十

月三日去聽了法輪功李洪志的所謂帶功報告；從此誤入歧途十餘年。

李洪志創編的法輪功，打著佛教的幌子，宣傳以真、善、忍爲宇宙的特性，標榜他是宇宙最高的「佛」（主佛），其他的氣功、佛教、道教等，都是爲他開道，並且教導永遠不參與政治、不干涉國事，真修向善……；能信受他的「法」的人，都是過去從極高層次掉下來的「主佛」；由於悲心，他來把我們從地獄中撈上來；證「法」後，把我們帶回更高的層次。極大的符合了我當時的心態：人的確不是一世，確切的有另外佛世界。加上我從來厭惡政治，病後對世間一切看之很淡，一心想找出離苦海之道，真修實證是我希望的。從此一頭栽進去，認賊爲師；於是幸運自己終於找到了宇宙中

至高無上的真理，榮耀的成爲「主佛」的弟子。從此開始幫助李洪志宣揚歪理邪說毒害眾生、出錢出力。

一九九九年七月，國家取締邪教法輪功；因對國家的政治運動反感，加之共產黨宣傳的斷滅論的錯誤誤導眾生早有認識，所以對國家的取締根本都置之不理，認爲真理必然會招到反對，越反對越證明它是真理；加上對歪理邪說的熏習達六年之久，對於李洪志說他吃了無數的苦就是要把我們從地獄撈出來，感恩不盡；能得到「主佛」的垂憐，太幸運了；是邪魔（舊勢力）在操控國家反對真理——「宇宙大法」，爲了真理寧可捨命。這期間很多法輪功的骨幹，抓的抓、躲的躲，我毫不憂慮的挺身而出，到處聯絡法輪功人員，堅定他們對「大法」的信心。這期間也有過思惟、懷疑，但終究因

對真理的渴求而不願深思（也是過去惡業所縛）。

不久，李洪志開始從明慧網發表邪說，鼓勵我們上北京講「真相」，否則不能圓滿（不能成佛）；更覺得這場魔難是「主佛」的慈悲安排，是對我們能否成佛的考驗。我活著的目的不是爲了永遠的解脫——圓滿嗎？做好了爲法捨命的準備，多次上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被政府多次送進法教班教育，越教育，越堅信是在提高層次。後政府想送勞教，期間逃脫，在外長達五年流離失所；在外串聯法輪功人員，設立網點、資料點，印製歪理邪說資料毒害眾生。受邪教教主李洪志明慧網的指示，編造假報導，擴大大事實向明慧網報導政府侵犯人權、侵害法輪功人員等。當時講什麼「真相」，全都是歪理邪說，謗國主，出賣祖國，毒害眾生。在此，對自己

愚癡至極跟隨李洪志所犯的謗三寶、謗國主、禍國殃民的罪業至誠懺悔，永不再犯；並感恩政府的寬大，沒追究刑事責任。

現在回想起來，佛菩薩一直都在冥祐我；在法輪功邪教期間，經常做夢有念佛的聖號，當時認爲是干擾。再次被抓後（政府通緝重點對象），按照李洪志的邪說「全盤否定舊勢力的安排」，絕食、絕水，拼命抵抗（多次被抓，多次從公安眼皮下逃脫，當時認爲是邪教的威德，其實是利用了公安人員的善良），拒不接受任何說教。但心中開始反思：爲何越按照李洪志的教導，越堅定的走出來講「真相」，就越被「迫害」？記得那天迷迷糊糊從睡眠中突然沒有語言文字，但意識了了分明知道是何意，一時間似一堵牆被推倒：「李洪志是騙子，他宣

揚的法輪世界子虛烏有，我成了他利用的反華工具，成了賣國賊……（說成語言時得要文字組成，而當時的領悟是剎那間）。」那一刻生命幾乎是窒息一般，好在一身經過無數魔難，鼓勵自己要堅強，決不能倒下……。清醒後，反觀十餘年在邪教中的過程，那哪是我？我怎麼會如此愚癡？漏洞百出的「法輪大法」，無論從哪個環節都能擊破，不堪一擊；公認聰明的「我」，竟被他愚弄十幾年，幾乎傷命，真可謂業力不可思議。

從法輪功出來後，身心疲憊，想去救那些法輪功人員，但對他們的愚癡無可奈何；又想突入世間法混點，但無論如何不感興趣。人生的艱辛、苦、無常，十幾年求道，求升反墮；這個世間肯定有真理，而真理一定在佛教；因我

當初大夢初醒時，頭腦一片空白（很難受，那個境界）。這時 阿彌陀佛的聖號升起，心裡一片寧靜、清涼，所以重新萌發了對佛教的探索。有機緣接觸了淨空法師的碟片，和印光老法師等的書籍；當時法輪功人員不斷想把我重新拉回邪教（永不可能），在外五年多，虧他們照顧生活，對他們情執深重，救他們不了，反而浪費時間，不如努力探究佛法真義，有了本領以後再去救他們。出於這種心態，採取迴避，住到親戚家，認真看法師們的開示，瞭解禪宗已名存實亡，末法時期唯有一條出路：持名唸佛求生西方淨土，老實念佛。念佛可以去一個美好的國土，那裡一切都是眾寶合成，無三惡道，沒有寒暑；色相莊嚴，眾善聚會，沒有病苦；成就後再來度眾生，多好！

二年時間，排除外緣的干擾，除了簡單的生活，就是老實念佛（行、住、坐、臥）。吃飯期間看碟片、印光法師等的書籍，睡覺放唸佛機；常讀《無量壽經》，樹立了西方極樂世界就是我的故鄉，浪子今世捨報後一定要回故鄉，隨父修學，有能力再回娑婆廣度有緣眾生。這期間沒看電視、沒看報紙、沒跑道場，老實唸佛。先是持名，後來悟到（因有病中體會）捨報時心力微弱，無力唸佛，後改成心唸心聽（日夜不斷）。二〇〇七年十月，突然不唸自唸；剛開始還有相，繼續加功（因當時不知轉折無相念佛），不久後，日夜不斷，什麼聲音都變成了佛號聲；小鳥聲、油煙機、汽車鳴等，都相同；吵得受不了，無法睡覺，精神疲憊、痛苦不堪（從中知道精神病是什麼狀態）。

然後想從那些大德的碟片、書籍中尋找轉進方法，找不到，苦思不得其解。也看到摘錄的蓮池大師開示的體究念佛，但究竟何為體究念佛？沒有弄懂。名號聲吵得我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從淨土宗大德中（現今）不可能得到解決，開始向外求法，知道《楞嚴經》是佛門照妖鏡，非常嚮往；正好有緣遇到一老居士處有宣化上人當年講《楞嚴經》的錄音帶一百多盤，全部請回，恭敬求法。但只聽了二盤（從前請過宣化上人講的書，看著總覺不對勁，以為自己初學，佛學基礎沒打好），就不想聽；強迫聽，總覺得不對勁；怎麼不對勁？說不出來。看某些淨土宗大德的開示，也有此感（剛開始覺得好），寫信求救北京居士林林長（夏蓮居孫子）夏法勝老居士求救，無回音。期間看萬行、元音老師的書籍，覺得新鮮；晚上做夢，坐在火車上，車翻了。知道解決不了問題。

正好一居士結緣台灣印順法師弟子體方法師講的解脫之道《心經》光碟，初看很被吸引，解脫之道名相今生第一次聞，裡面講到萬法都是緣起性空，都是因緣和合；觀實際世間的確沒有一法是能夠獨立存在的。但是聽著聽著就發生了恐懼：他說西方極樂世界是太陽崇拜，意思是不存在的（當年未進佛門而入外道，就是因為這樣類似的邪說），那我念佛不是白辛苦了？不對，世尊經典明明白白開示，彌陀世尊四十八大宏願經常讀誦。他又暗示 佛陀滅度了就是不存在了，地獄是 佛陀怕眾生造業，虛設方便之說。心裡忐忑不安，思惟佛絕不會不存在，佛法應是能實證的，否則它怎麼能流傳二千多年？而且很多高僧（看高僧傳）都出身豪門，又想如果我成了佛（其實那時對佛根本就只有敬仰，究竟如何成佛一無所知），也必定會像 彌陀世尊一樣成就美好莊

嚴的國土，接引有緣眾生。就停止看，強迫仍看淨空法師和大安法師的碟片；但仍有很多疑惑，對什麼是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無我，怎麼都思惟不透：佛因一大事因緣，四十九年講法，就是要講淨土法門……。疑惑重重，佛法究竟講了什麼真理？似模糊不清。

這時又一居士結緣體方法師的碟片，好奇再次觀看，陷入更大的疑惑不安；他講佛的證量跟阿羅漢一樣，菩薩與阿羅漢的區別僅在於菩薩願度眾生。覺得不對勁：佛的證量怎麼會跟阿羅漢一樣？（但當時對佛菩提道一概不知，名相都未聞）又說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是「滅相不滅」，一切萬法緣起性空，沒有第一因。這一下把我搞蒙了：原來佛法是在講斷滅。但他講般若、中觀、如來藏，第一次聽到這些名相，很興奮、

歡喜，特別是聽到如來藏這個詞。但他說大乘經典《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大乘經典是佛的方便說，就覺得不對勁。大乘經典既然講如來藏，肯定不是方便說；《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是大乘經典，西方極樂世界一定存在。但如來藏是什麼？般若、中觀又是什麼？總之他說得不對。但又根本不知道他如何不對，同時懷疑是我這人沒善根，別人看沒疑問（我試探過他人），就我問題重重。

那段時間真苦，對世間法毫無興趣，持名唸佛又被吵得頭髮炸，心中開始怨：所謂的大德（有的暗示就是菩薩再來）自己根本沒有老實念佛（一談到行門就錯），只是在紙上談兵，把佛法當世間的學術，看誰的口才高……。無奈，跪在佛前不斷祈求佛菩薩垂憐加被，迫切地希望能遇到真正的菩薩（以

前把某法師當作菩薩)。再次有幸蒙佛菩薩冥祐，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底偶然參加助念，遇一居士，談及體究念佛，他說台灣有一居士大德寫的書，是否願意看？我問：「是否蕭平實居士？」他說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因我在這一段時間看了一些法師的書中提到此名而謗之，我也正好有機緣拜讀《念佛三昧修學次第》，覺得非常好，很想看其他論著，在佛學書店找，沒找著），那居士正好那幾天有事，我便迫不及待打電話詢問；聽說有空，不客氣上門索求一大包導師菩薩的著作，從此找到真正的菩薩——過去世的恩師（寫到這裡，淚流不止），開始邁向正覺。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助念完回家吃完飯後，上香拜過佛，恭恭敬敬打開《邪見與佛法》，從頭至尾一氣看完；太妙了，心中所有疑惑頓消；一本薄書，把佛法的真義

講得如此透徹明了，言簡意賅；佛法裡講的什麼是解脫道，什麼是佛菩提道，什麼是外道，佛的證量，阿羅漢的證量，清楚了知。二〇〇八年元旦，開始看《心經密意》，如飢似渴讀著、讀著，心情無比激動，今生從來未聞如此殊勝深妙的開示（以前因不懂《心經》，記不住，看後《心經》自然會背誦）；看了三分之一，淚如泉湧，歡喜欣樂，知道今生總算沒白活，終於找到了真正的善知識，與我過去世的修行接上了。為何那麼多疑問，就是因為意識心是今世，而意根慧力差，但過去世熏習了義正法的種子使意根拒接佛門外道的邪說。

三天看完《心經密意》（幾乎沒休息，除了簡單吃喝），對於佛法有了大致全面瞭解（一天勝過幾年），並且對平實導師深信不疑——菩薩再來。更對平實導師摧邪顯正無比敬佩——

——有理、有據。從平實導師的示現，才深深體會到菩薩的含義；什麼是無我的內涵，菩薩悲願不忍眾生斷慧命、不忍聖教衰，爲了救眾生回歸正道，爲了續佛如來藏正法，心中只有救眾生迴歸正道（這是我一直的嚮往）。從此如飢似渴拜讀恩師著作（經常淚流不止，在我心中，平實導師及正覺菩薩居住的台灣寶島就是我的娘家），並於二〇〇八年元旦轉爲無相念佛、拜佛，從此邁向正覺。

在此用函衷心地感謝佛菩薩的垂憐，感謝平實導師的化育法身慧命；浩瀚恩澤，讓這個罪業深重的我，今生能有殊勝因緣得聞熏習如來藏妙法，立誓從今生開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直到無量未來。

弟子
劉正秀

（編案：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劉正秀菩薩戒正受日）

學佛歸依處

— 陳舒如 —

後學出生在北部製作磚塊窯場的單純家庭，父母親不僅單純、善良、老實，每天爲了生活、爲了養育孩子努力的工
作打拼，而且對祖父母的至孝及身體力行，成爲子女們學習
的好榜樣。在成長過程中，我是五個姊弟當中體弱多病的一
個，讓父母親煞費苦心。從小就深深體會到，也能感受父母
親對自己無私的付出與照顧的辛勞，故而從小到大，是長輩
眼中，聽話且孝順的乖乖女。在求學階段，可以說是平安順
利。到了職場，更得到老闆的賞識，把一家店面的生意都交
給我來打理。有一天，在店裡地上撿到小小一張千手千眼大

悲觀世音菩薩的畫卡，心裡莫名的歡喜，當時的我，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女生。

結婚後，先生回中部創業，而我仍然繼續留在台北工作，乃是因為當時的工作單純、忙碌的上班生活，而且收入頗為豐富的，故捨不得辭掉工作。有一天晚上突發奇想，把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畫卡背後的大悲咒加以背誦，記憶中，大約三個小時就會背誦了，從此自己經常在上班或任何時候默念大悲咒。當時，家庭和先生都無任何宗教信仰，自己也沒有特別的機會接觸任何宗教，只覺得默念大悲咒讓我很歡喜。

這樣過了三年，有一天上班時間，眼皮一直跳個不停，

而且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不尋常的跳動，心中有不祥的感覺。突然間，接到外子來電，說婆婆在下班途中發生車禍，當場就往生了。當時只有五十多歲的婆婆，才剛剛辦完她最小的兒子，也就是我小叔的婚事，家裡的人都還在喜慶歡樂中，竟然不到一個月，她就往生了。家中在一個月內，不僅辦喜事，而且也辦喪事，因此對人生初次感到無奈及無力感，也讓人體會到無常速度變化之快，真的讓人措手不及。無奈及無力感的是，人為什麼無法掌控自己的生與死？無常的是，上一剎那家人還在歡樂中，下一剎那就已經天人永隔了；而且無常每分每秒都隨時隨地繞在身邊，快得讓人措手不及，也讓人無法調適。

婆婆的喪事由外子的大表哥全權處理，他當時在佛光山

擔任委員，邀請了很多的出家師父來幫婆婆往生助念。在四十九天之內，全家發願茹素，還為婆婆誦了多部的經典迴向給她。第一次接觸佛教團體，第一次讀誦經典，讓我對經典中的佛國淨土心生仰慕，不僅讓我深深感動，也讓我心生慚愧。感動的是，佛菩薩的大慈大悲、不厭其煩的度眾生；慚愧的是，自己每天汲汲營生，不知生死大事、不知無常隨時到來、不知何時能像佛菩薩那樣的大慈大悲及有智慧。由於婆婆的往生示現，讓我能接觸、讀誦大乘經典；帶了師父結緣的《阿彌陀經、金剛經、地藏菩薩本願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回到台北繼續工作上班；利用下班回家的時間，反覆讀誦四本經典，心中更加對佛菩薩仰羨不已。

一年過後，由於家中雙親的催促，夫妻不能這樣為了賺

錢而分隔兩地及不生小孩，故我辭掉了工作，搬來台中與夫家同住。自己因為氣候、環境等的不同，身心都不是很適應，故而產生身體上的種種不適，是醫院的常客。先生的同事看我如此，告訴我去打坐，看看會不會讓身體強壯些。先生帶著我到離家不遠的中台山的台中精舍，兩人一起開始報名參加精進共修，但因先生事業忙碌就此中斷了。身為家庭主婦的我，繼續利用白天的時間，常常到精舍幫忙。在精舍中，廚房的工作最需要人手，是因為廚房裡都是年紀較年長的媽媽、阿嬤們，因此心中不捨，故而每次到精舍，就會往廚房裡幫忙，而且也做到了精舍的香積組組長。

精舍每次上課或消災、超薦法會都需要準備上百份以上的便當與午餐，所以幾乎天天都要張羅上百份的飲食。在當

時，對一個三十歲，又幾乎沒有下過廚房的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在大家的分工合作之下，也能得心應手完成了。當時精舍的師父看我很乖、又肯發心，常常都會請我幫忙打掃師父們的寮房。每當中台山的住持和尚惟覺法師要來，就特意要我打掃大和尚的寮房以及準備餐點；但偏偏餐點都準備好了，和尚的寮房也打掃乾淨了，大和尚都沒有來。在當時，精舍的師父以及師兄、師姊都覺得我怎麼跟大和尚這麼沒有緣分；當時的我也覺得，自己真是沒有福報，不能供養大和尚。

那時的我幾乎每天就家裡、精舍兩頭跑，天天都很忙碌。但在忙碌當中，自己就利用下午大家休息的時間，到大殿內讀誦佛典。那時候，心中常常生起一些疑問，為什麼自

己每天讀誦的佛典，如《金剛經、楞嚴經、法華經》等，都是有讀沒有懂？經中各各如此殊勝的佛國淨土，我要如何才能到達？什麼時候才能到達？爲什麼佛是佛、我是我，總是沒有交集？我要如何才能成爲佛呢？我要如何才能契入佛心呢？諸如此類，心中的疑惑一直無法得到解答，讓我困惑不已。

有一天，提起心中的疑問，懇請精舍的住持慈悲開示釋疑，得到的答案是：「妳可以的！如果妳每天在大寮工作累了，可以到大殿打坐用功、休息。」當時住持給的這個答案，我還是如同往常一樣，不僅仍然讀不懂經文，而且心中的疑惑還是無法釋疑；因此把心中的諸多疑問向佛問去，求佛加持冥佑開智慧，讓我能讀得懂經文，讓我能夠遇到解決

心中疑問的貴人。日復一日，這樣經過了三年，自己懷孕了，也算是高齡產婦；我仍然到精舍廚房幫忙，做一些挑菜、洗菜較為輕鬆的工作；挺個大肚子一樣參加往生助念，以及參加精舍主辦的八關齋戒。生產後，由於要照顧幼兒，所以留在家中，從此就中斷到精舍上課及幫忙。

這樣又過了四、五年安穩的家庭生活，小女兒也已經四、五歲了。有一天，哄小女兒入睡，她稚嫩的小臉充滿了疑惑問我一些問題：「媽咪！我為什麼是我？不是別人？」「為什麼我是你的女兒，不是隔壁張媽媽的女兒？」「我以後會長得像妳一樣大嗎？為什麼大家都會長大？」「如果我死掉了，會不會變成小狗？如果變成小狗，我還會不會認得妳？」……一連串的疑惑寫滿了童稚的臉龐，讓我無

法回答小女兒一連串的爲什麼？這一些疑惑，一直以來，就在自己心靈的深處深深的觸動著，對生從何來？死又何去？對生命的無知一直感到疑惑而且恐懼，讓我覺得，四、五年前接觸的佛典，應該可以讓自己及小女兒的疑問得到解答吧！

佛真的不辜負人，慈悲的安排住在我家對面的一位菩薩來指點我；他告訴我：有一個佛教正覺同修會可以依止，而平實導師所著的書籍，對佛菩提道的修行次第，不僅深入淺出，而且可以讓人明心開悟而邁向成佛之道。當時的我，不疑有他，欣喜若狂的到台中的瑞成書局將平實導師所著的書籍全部都請回家；還依書後的郵局信箱附回郵，把佛教正覺同修會的結緣書全部要了來，並且劃撥善款助

印。書請來之後，一心恭讀平實導師所著的書籍，並依書後的地址找到了在台中的共修處，從此依止共修，沒有後悔過。

由於平實導師及親教師所教授的正知正見，我才能一窺經中的真實意旨。例如《雜阿含經》卷十二云：

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

由經中得知，原來所有一切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等等諸法都不離如、不異如，這裡所謂「如」，也是佛於大乘經典及平實導師著作當中所提的本際、真如、非心心、

第八識、持身識、阿賴耶識、無垢識、如來藏；祂是一切法的根源，依此根源，五蘊身心才能不斷出生、存在、運作、毀滅。這時才知道：生死皆從「如」來，祂是不生不滅的、真實存在的，祂所出生的五陰世間、器世間則是會斷滅的，從此對心中的疑惑才得到釋疑。又如《雜阿含經》卷九云：

尊者阿難復問：「為緣意及法生意識不？」答曰：「如是！」尊者阿難復問：「若意緣法生意識，彼因彼緣為常？為無常？」答曰：「無常！」尊者阿難復問：「若因若緣生意識，彼因彼緣無常變易時，意識住耶？」答曰：「不也。」

原來我們這個能知能覺的意識心不是常住本來自在的，需要藉助於眾緣才能生起、才能作用。所以小女兒心中

的疑惑：「如果我死掉了，會不會變成小狗？如果變成小狗，我還會不會認得妳？」如今才得解答，因為意識心如果眾緣變異了、如果死亡了，就不在了、就滅了。如果未來世因與緣具足了，又有一個全新的意識從「如」出生了，所以才會變成張三、變成李四或者變成小狗，都不認得了。（編案：意識只能存在一世的聖教與解說，詳情請閱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正智出版社出版，請至各大書局請購。）

小女兒及自己心中的諸多疑問，在此佛教正覺同修會找到了答案。同修會平實導師以及諸親教師平鋪直指的向上路，因此後學在諸佛菩薩與善知識攝受下，於佛菩提道能夠幸福、安穩的一步一腳印，邁向正覺之路，窮未來際無怨無悔。阿彌陀佛！

我的學佛經歷

— 倪式谷 —

在同修會聽講已經有幾年了，回想過去，發覺要遇到真正通達法義的老師，實在非常不容易。經過很長的時間，始終無法從當代大師們的著作中，獲知一條明白的路徑，直到看到同修會的一本結緣書後，才讓我選定要停留的地方。

走入佛法的世界，或說佛法進入我的世界，該說是偶然嗎？或許是有因緣的，也有自己的意志抉擇吧！總覺得能接觸到佛法也真是奇妙，因為家裡不是傳統的佛法家庭，說到學佛的家人，唯一聽父母說過的，就是祖母一人。她老人家

常誦〈觀世音菩薩靈感真言〉，也常到佛寺走動拜訪一位出家師父；只是祖母這樣的生活，我都是事後聽父母說的，而我自己可說是沒有這方面印象的。

真正第一次遇到佛法，是在國中時期，那是一本通行的小本《阿彌陀經》，擺在母親的梳妝鏡前，猜想應該是別人與母親結緣的吧！看到這本書就是很喜歡，想到時拿著就看，對它有一分崇敬，也有一分奇想，經中奧妙的景象讓我有種似幻似真的感覺，覺得這有可能嗎？

畢竟是國民中學，課業比經書繁重很多，佛法在生活中的比重是微小的，最有機會去接觸的，就是跟著大人去拜拜時，在廟中書櫃上擺著的結緣書。奇怪的是，佛教、道教書

籍都有，我基本上都只撿些有關佛教書籍來看；至於爲什麼如此？真的說不上來……。其中最好看的就是《天堂遊記》、《地獄遊記》，或是唸佛唸菩薩的靈感事蹟，好看好消化，說穿了就是只看得懂這樣的書。

當然上書局的機會也是有的，漸漸會買一些書來看。坊間的書本汗牛充棟，可說是讓人眼花撩亂。在沒有佛法架構認知的情形下，買書憑感覺，抽到哪一本就是哪一本，反正先看再說！直到高中時期，資訊越來越多，書本、錄音帶等等，都不斷出現，手翻耳聽倒也吸收了一些佛法知識。像慧律法師錄音帶不斷地聽，林清玄居士的書也跟著看，其他什麼《素食的好處》、《自殺的真相》，統統不放過。只是這裡面有些認真看待，有些像消遣。雖說是消遣，但也不敢否定

其中有潛移默化的功用，畢竟都在心中存在過一段時間。

要說起真正建立起佛法架構的時間，卻是在大學時期。大學在台中度過，這時的生活多樣化起來，學校社團頗多，其中就有一個佛法社團——智海社。這個社團會辦固定佛學講座，邀請學長前輩來說佛法。曾經好奇就逛到這裡來，社團的師兄姊都熱情接引；但因為我太散漫，像閒雲野鶴般，所以遲遲都不是社員。雖說如此，可是社團的大夥，也還接納我這樣的「插花」社員，上課講義我也會有一份，想來真是感謝又不好意思，自己是如此厚臉皮。聽講座偶爾有些偷懶，也還是會經常報到，且都聽到完後才滿意地離開。這個社團的課程是以「佛學概要十四講表」為宣說內容，在這時期，才開始知道什麼叫三界，什麼是因果，什麼是佛，什麼

是菩薩，以至緣覺、阿羅漢，進而五戒十善、四諦十二因緣等等知識，都在這個時候才有個粗淺輪廓出現。這輪廓的出現，其實是有個痛苦時期，因為從沒有架構到釐清架構，有種「要摸到清」的苦，曾在腦中苦思整理好久好久。只是到現在反觀才發覺，其實這種苦之中，隱含著該社團對於所講說的內容，沒有能力為大家說清楚而造成的痛苦。講者既說不清楚，自然我也摸不透，如：要尋求「真心」，但是確切的真心定義是什麼？以及如何是修行的路？我始終沒有真聽懂過。那時的我，總是認為自己程度差所以不懂。

社團和台中蓮社是有互動的，社員也會去參加台中蓮社辦的佛法講座，所以師兄姊也會招呼我一起參加晚上的聽經。我都是很高興的參加，就像是親臨一場隆重的聚會一

般，覺得夜晚的法筵殊勝。聽得法喜充滿，但是對於什麼是佛法的最中心，那分謎樣的疑惑，同樣是無解。畢竟那時只知有迷惑感，而沒有辦法真正具體地描述出來我想問的是什麼。參加蓮社的講座，另有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我發現居然是居士上座說法！或許對其他學人，這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對我卻是像見到外星人一般的驚訝。說到講經，直覺就應該是披著袈裟的出家眾才能上座。可是蓮社中上座宣揚佛法的，怎樣看都是道道地地的在家眾呀！這可讓我狐疑了好久，這時間只想著：「竟有這種事，在家人也能上座說法？」一段日子後，轉念一想，只要有理、合儀，誰不能上座呢？我既然來了，不是要看人，正是要聽法啊！有這個想法後，這種驚疑才漸漸消滅。甚至也曾跟同學談過這個想法，說道：「即便是惡人，只要說的有理，我就承認有理；

要是說的無理，就算總統名人來，瞧也不想瞧他。」我相信，這個經歷和想法，影響了我後來的選擇。

以我的個性，喜歡先瞭解對方說了什麼，再去真的親近，不太喜愛盲目地隨人牽就跟著走，所以我都是以書本開始，先瞭解一位法師說法的內容後，再想想是否要親近。只可惜，在我所接觸的市面書籍中，沒有一位出家眾或在家眾能讓我心開意解，進而想要踴躍親近的。常常讀完書後，闔頁回想，沒有一本書能夠理出一個修行的清楚路線，常常沒有前提，沒有後路，都是片斷；有了這一步，下一步卻在前方的五里霧中，直讓人伸手摸都摸不著。我想，學人這麼多，難道他們沒有這種摸不著方向的煩惱？應該也會有人這樣吧？他們怎麼解決呢？

記得有次，去到台中一家專賣五術方面書籍的書店，樓上設有講堂，正好被我撞見有法師在講《華嚴經》。爲了想解決煩惱，也顧不得初次見面不認識，厚顏就請法師讓我旁聽，記得法師臉上還顯露出一絲奇怪的表情，或許是我太唐突吧！法師人也真好，不但應允了我的請求，還送我經本；從此每個星期天準時報到，一直聽到整期講法結束。只是聽完後，這位法師的華嚴大花園，沒有在我心中開出花朵，我仍然認爲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我的問題不難，只是想知道什麼是正確的進程，由開始到佛地的整個過程應該是怎樣一條路？有什麼具體的方法能夠做到往上走？難不成是一直打坐？還是一直和和氣氣地做個好人？之後，應該是有些死心了，也有了些疑惑。我

真的認為世間沒有人能講說真正完整的佛法，沒有人能真正指導學人佛法是什麼。既然這個世界沒有，那我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學了再回來，那邊總會有佛菩薩指導吧！抱持這樣信念，我就搬出唸佛法門來，腕上常掛一串手珠，等車、走路時就剝下來放在掌中唸數；怕被看到不好意思，就藏在袖中撥珠子。好一段時間，直到大學也三、四年級了，家中有次因朋友介紹，購進一套《妙雲集》，真的是好重一箱，看了作者是印順法師，才知市面上有這麼一套書。想來是佛門大師的著作，該當讀上一讀的；隨手挑了幾本起來放在書房，不時地翻看。每次看完一段的心得就是——「佛法果真深奧啊！」因為讀完多是不消化……我只能相信依然是自己的程度與大師差太多，以致於字字都過目，但迴環來去就不知道說到哪邊了。心想這都不緊要，反正看不懂，求

生西方請佛菩薩指導，那是一定會懂的。但，最是讓我驚駭的，也可以說是打擊我信心最嚴重的，就是有一段談到「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竟是一種太陽崇拜下的產物，以及東方琉璃世界等都不存在」的這類說法。看完後，這種驚訝使我帶有一種害怕，讓我開始想：這不就是宣告釋迦牟尼佛爲了安慰人，創造出一個虛幻的空想給人嗎？這不就是在空中畫大餅要給別人吃嗎？腦中直想著：「這是真的嗎？」「難道佛真的會這樣做嗎？」可是翻過書頁，作者明明是當代最推崇的法門龍象，說的難道會錯嗎？繼想：若這是真的，那我不就是在追求一種海市蜃樓嗎？唸佛到頭來難道只是一場戲論？原本將希望都寄託在西方安養國土的我，如今這一絲希望卻被人一刀剪斷，心中的感覺是極爲翻騰的……。

我開始懷疑我被佛教騙了！佛法若真，為何從沒人能說得清？那接下來……佛還真的有嗎？或只是如同一尊廟中的神像，用來勸人向善而已呢？我已經迷惑掉了……。從有興趣追尋直到幻境破滅，還真讓人有種被突然抽去臟腑的空虛感。已經在半信半疑中度過一段時間，卻又猛遇一陣要吹滅殘燭的疾風，覺得自己被騙得真徹底！

或許是宿世的福德還有那麼一些些吧！心底殘存一分信念，像是灰燼未滅的熱氣，加上對印順法師並沒有深入的信心，失望後還是拿起手珠掛上手。已不像過往那麼熱衷，但仍會撥弄幾下，舌嘴上唸唸有詞，反正唸佛有沒有用，死後就知真假！不過真正是心中幾乎不抱希望地唸，如人家說的：「唸安心的。」

直到有個機緣，台北某寺廟的大樓講堂中，免費開放給大眾K書，正好有需要就過去使用。讀累了就到閱覽室翻一下閒書，架上諸方大師的著作多少有幾本，翻來翻去總覺也是無多助益，懂的部分過去就已經懂了，不懂的部分還是沒有懂。算了，拜佛去！隔壁房間附設有佛堂，正中央供奉一尊頗為莊嚴的文殊師利菩薩像。當下倒頭就拜，當然還是很誠敬地拜。之後回到閱覽室想再翻一下閒書，在一長櫃子的書中，就瞥見一本黑黑的薄冊夾在當中，名稱是《無相念佛》，作者是位居士。名稱雖然怪怪的，卻無排斥感，畢竟什麼實相念佛、觀像念佛，或是追頂唸、金剛唸……等都聽過，就沒聽過「無相念佛」。好奇心驅使下，一頁一頁翻閱，這一看之下就放不下書，邊看邊想這位居士是何許人？竟然如此厲害，是我見所未見的厲害。這厲害可不是三頭六臂或

是內容寫得玄怪神奇，反而是修學理路竟能說得如此平易實在、清楚明白，有疑義處還能事先點出說明並指導，這就已經超勝我過去所見聞的著作。當下直覺認為，這絕對是親身經歷過才能寫出的念佛修學過程，且說理舉證都是沒有扞格之處。思考書中的說法，對照自己的唸佛法門一點都不違背，且教授得更加殊勝。唸佛法門有的它都有，且功夫更加綿密，根本是唸佛法門的「加強版」。由於書不厚，一口氣就翻完，再找書櫃中就沒有相關的書籍了。幸好封底還有其他書的介紹以及聯絡方法，又歡迎請書，心急中趕緊抄下住址，一閒暇就請了一堆書回來。同修會義工菩薩慈悲，真的是寄來一堆，坐下一看就是幾小時，幾天內連看好幾本，看到眼睛痠。這次闔書閉眼，心中想的卻是：「難道人間真的出現菩薩了？」

我想，我不是沒來由地這樣說，我不愛個人崇拜，但是能把一項念佛法門，由「唸」轉到「念」，說得深入淺出又合理，舉證經典又絲絲入扣，豈是容易？加上後續幾本書，竟然把整個佛法的大藍圖都畫清楚了，驚覺這正是我要的一條佛菩提道，一條解脫道，就把佛法一刀切清楚。要走哪條路就各該學何種法、各該擁有如何心態、法門差別是什麼，就陸陸續續清楚起來，統統能歸位。就像日出了，霧一下子散開那般，一條又長又直的寬闊大道就現在眼前。原來佛法可以說得清！讚歎這種智慧不可思議！若不是菩薩出現人間，普天下有誰能解析佛法至此？而佛是菩薩所成，菩薩都立在眼前了，如何還不相信有佛？由此信心建立，沒二話就加入正覺同修會。加上平實導師不斷依理依經，破斥佛門外道的一切錯說，才知道過去信心將毀是被人籠罩了。

唉！佛法正理能出世間，真確是難能可貴啊！

雖是資質愚魯，所學淺近，但是進入同修會後沒有後悔，因為所學真的能受用；藉由無相念佛、拜佛的功夫，內心省察漸漸細密，有項比較直接的功用，就是脾氣比較控制得住了。雖不是所有，但以無相念佛的定力培養下，以及上課中所學的觀察拆解五蘊，確實有能力觀察起心動念，比較不會隨著意根的慣性脾氣說動就動，反而能在脾氣要起之時，看著它起又看著它滅，而可以不隨順，這是我的其中一點心得。當然還有非常多珍貴的正確佛法知見在同修會中獲得。這種充實多仰賴一週一次，兩小時的上課中，親教師對大眾的悉心教導和鼓勵。在溫和清靜的環境中，循序漸進讓大家學得又多又踏實，每聽完一次課真的就像心靈洗一次澡

般的舒暢。

加入同修會頗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之嘆，要論花最短時間接收最多正確佛法訊息，非正覺同修會莫屬。再仿一句《楞嚴經》〈念佛圓通章〉中的話作結，即是「有問修學正法處，我無選擇，正覺同修會，斯為第一。」以此供養大眾，願大家能擇明師而學，速證菩提，圓滿佛道！



進入正覺學佛的因緣

— 林正滄 —

布薩完，才剛收拾好物品，執事義工菩薩慈悲，問我願不願意寫一篇關於進入正覺學佛的因緣與感想，當口袋書或《正覺電子報》的文稿，想都沒想竟一口答應了。回到家，打開了塵封已久的記憶，才發現提起的筆竟然變得好沉重……。

記憶中的童年是灰濛濛的，遺傳了父親的沉默寡言，凡事都以行動去表達情感。那時候家裡貧窮，只靠父母做些小生意及幫傭維持家計；高中開始就離開家鄉遊學於外地，從

此開始異鄉的歲月。雖然高中、大學讀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學校，但心靈上似乎並沒有那份喜悅感，總覺得空空洞洞的，好像少了些什麼，也不知道到底要去追求什麼？那段日子裡，總是接觸一些灰色的哲學書籍，以及一些「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失意詩人詩詞賦曲。

大學時，父親因積勞成疾病逝，家計由母親一肩扛起，初嘗人生生老病死憂悲愁苦，也於心中埋下一些日後接觸佛法之種子。然後，大學畢業、工作、結婚、生子。穩定的收入，世俗人羨慕的妻子、兒子、房子、車子也都有了，但心中那股空虛感卻仍繼續存在著。人生就只是如此嗎？就這樣直到老死嗎？死了真的就一了百了？還是一世世不斷輪迴、重複同樣的戲碼？

寧靜只是暴風雨前的前奏，無常終究還是到來。幾年
前，母親因一個小病竟拖延至長期臥病在床，對身為兒子卻
無法就近照顧母親的我，真是情何以堪啊！深心中每每以此
自責；接下來，因長期外地上班緣故，疏於經營親子關係，
和兒子產生嚴重代溝，經常起爭執磨擦，深感人生不知「為
何而戰？」。因此開始研究姓名學、八字、紫微斗數……，
希冀從中找到一些改善命運的方法，但最後的結論卻是：命
運命中注定不能更改！從此心灰意冷，日日沉溺於聲色犬馬
五欲自恣中，以酒消愁卻愁更愁！

直到一個因緣接觸到佛教結緣書《了凡四訓》，才知道
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以及因緣果報之理，從此一頭栽進佛
法大海中。結緣書一本接一本的讀，書中提到的相關經典也

一本接一本的買。雖然如此，但是因為雜亂無章以及完全不懂修學次第，只知道也相信佛法不可思議，但對於佛法的整體知見卻仍然似懂非懂。然後更大的問題來了，接觸的佛書中喜歡禪宗與唯識方面的書（其實是有看沒有懂，只是在一些名相上面作一些文字研究罷了）；總喜歡以意識心去揣測禪宗公案中祖師們的神頭鬼臉，然後自以為「心有戚戚焉」，其實根本是「牛頭逗馬嘴」！也參考了一些大師、居士們的著作解說，但是總覺得「意猶未盡」。因此要修也沒個下手處，那時想說戒↓定↓慧，就從禪坐的「定」開始吧！誰知翻開了一本有關禪修的書（忘了書名），第一句話就是：障深業重者，念佛去！否則易走火入魔……。自認障深業重，加上無法盤腿，因此開始了一陣子散心念佛，偶而參加法會及聽聽法師開示講經，每日課誦《佛說阿彌陀經》及《地藏菩薩本願經》，

希望迴向母親病障消除、父親往生極樂、家宅平安及消除自己的一些業障。

直到從結緣書攤接觸到平實導師的書，感覺到平實導師所寫的書都是自心證量流出，和以前所接觸的大師及居士著作完全不同，雖然深奧但卻親切無比。才知道原來所謂的「禪」，並不是「禪坐」，而是以「看話頭」的方式去「參禪」；原來禪、淨是可以圓融並修的。而且平實導師所寫的書，往往簡單的一句經文，平實導師解說起來卻花了好幾頁，並且都是詳實述說自己的證量，不像一般坊間的著作大多依文解義；對於不同的經典平實導師都能把它們貫穿連結在一起，永遠繞著中心法義，不斷重複及詳盡的宣講，同時又列出一般大師著作中錯誤的知見供讀者比對，使人更能把握正

進入正學佛的因緣

知正見；並且把修學解脫道和佛菩提道的次第，以及應該修集的福德資糧、定力、慧力和去除我慢等正確的方法都一一詳盡的列出來，使讀者能有正確的方向及修學次第可遵循、依序漸進而修；因此常使我讀不釋手，幾乎所有能拿到的結緣書都粗略的看過，然後所有的平實導師局版書也都去買來看（其實是有讀沒有懂，現在才知道原來平實導師所寫的书很多都是寫悟後進修的別相智和種智方面的慧學，想想自己的程度還真的是不自量力啊！）雖然如此，但自認一介障深業重凡夫，怎敢奢望修習此無上甚深大法，因此一直遲疑而不敢加入正覺同修會。

直到兩年前，新竹初級禪淨班開新班，剛好禮拜三晚上不用上班，且深感人身難得如盲龜浮木，人生苦短如魚少

水，正法難聞，真善知識難遇。於是鼓起勇氣報名參加禪淨班，想說正法難聞，縱然不能明心開悟，至少可以熏習一些來世的正法種子吧！

光陰似箭，轉眼到今天已過了兩年！兩年來，每週二聽平實導師講經說法，總覺法喜充滿；往往一個字、一句短短的經文，經平實導師口中卻演繹出無量義句，且前後連貫一再宣示正知正見；《金剛經宗通》更是宗、教並舉，聞所未聞。除了固定的講經說法、主持法會及每年兩梯次的禪三外，平實導師剩餘時間幾乎都花在寫作書籍，為正法弘傳入泥入水的精神，更顯示出菩薩摩訶薩之大慈大悲心地，讓人敬佩不已！每當遭遇遮障或懈怠甚至想「放棄」之時，思及平實導師、親教師及義工菩薩們為正法無怨無悔的付出時，

總覺汗顏無比甚至潸然淚下……。

每週三親教師則諄諄善誘，詳盡的把佛法從最基本的知見從頭教起，使我們能改正以往不正確的知見；甚至連無相拜佛都一再的親自示範，總是很早到講堂卻最晚離開，而且隨時有任何問題都可安排小參，苦口婆心，無微不至。兩年的熏習，深覺獲益良多，一言難盡！在此僅提供下列一些自己的體驗與感想，希望與有緣看到且尚未進入正覺修學的佛子，以及剛進入正覺修學的師兄姊們，共同分享、互相勉勵。

尚未進入正覺修學的佛子：

也許您從未看過正覺的結緣書及平實導師的局版書，也未曾聽過平實導師的講經說法，或許您聽聞了許多關於

正覺同修會的許多「負面」評論，在此末學希望您能靜下心來仔細思惟何謂「法義辨正」？何謂「人身攻擊」？您學佛的目的爲何？佛法法門雖有八萬四千，但實相只有一個——第八識如來藏金剛心。是故所有學子欲進入佛菩提道修學，首要目標即是親證心真如，才能進一步進入內門修習六度萬行、十度萬行，乃至地地增上邁向成佛之道，此即五祖所謂的「不識本心，學法無益」。但第一義諦法甚深極甚深，心真如之親證更是艱難匪易，看看古時禪師行腳參方，動輒千里萬里，踏破多少雙草鞋，二十年、三十年求個「悟」字了不可得！是故除了少數「再來人」能自參自悟外，一般學子只能依靠真善知識的攝受，依止修學才有可能於一世中開悟。而我們何其有幸！今生得遇平實導師所帶領下的正覺同修會數百位善知識，共同呵護指導，並且鋪設好次第，引

導著我們步步走在佛菩提大道上！因此末學真心的希望您能放下面子及身段，爲了自己的法身慧命進入正覺同修會修學，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三所云：

善知識者，難可得見，難可得聞，難可出現，難得奉事，難得親近，難得承接，難可逢值，難得共居，難令喜悅，難得隨逐。我今會遇，爲得善利。

也如古德所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剛進入正覺修學的師兄姊妹們：

末學以己身修學的經驗，以及心中謹記的親教師開示，提供下列幾點供您參考，並互相勉勵以期早日明心證悟：

1、建議您能放下過去所學的知見，按照親教師的教導「從頭學起」。因為在進入正覺修學前，很多過去於外面所學的佛法知見其實是錯誤的，如果您還堅持不改的話，往往會造成很多的葛藤，障礙正法的修學，而且參禪所需的慧力及知見，親教師都會有次第性及詳盡的教導。

2、儘量避免不必要的攀緣，因為它會使心散亂，甚至因此結黨營私或造成錯誤知見傳播。

3、請您一定要安忍安住，如古德所云「寧在大廟睡覺，不在小廟辦道。」有正法可實證的才是大廟，若沒有正法可以幫人實證，縱使佔地百餘公頃，建得金碧輝煌，還是小廟。佛菩提道的修學時劫久長，來到大廟

中修學，不可求急功躁進，應跟隨親教師的教導，踏實的修學。

4、一定要按照親教師的教導次第，踏實認真的「無相拜佛」、「無相憶佛」、「觀行」、「照顧話頭」、「看話頭」繼而「參禪」，不可懈怠及間斷，以培養參禪所需的定力。

5、儘量參加義工活動，一方面培植福德資糧，一方面也可從中分分斷除我見及慢心；並應於佛菩薩前多多發願，因緣成熟佛菩薩必能圓滿您所發的願。

6、遇到任何問題，一定要找親教師小參，由熟悉您修學進度的親教師教導正確的知見以及改正的方向。不可私下與其他人討論，以免造成知見錯誤，甚至因誤聽

密意造成解悟，將造成日後無法生起智慧的受用。

以上為末學進入正覺修學的因緣與感想，謹供有緣者參考，如有不如法知見處，尚祈先進菩薩師兄姊不吝指正！最後獻上最深心的祈願——願

佛陀正法久住！

正覺法輪常轉！

正覺佛子世世常行菩薩道！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菩薩戒弟子
正塗合十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正法難值遇

—林阿密—

各位同修阿彌陀佛！感恩許老師，給我機會與大家共同勉勵。我去禪三六次，報名七次，一次沒有錄取。很不好意思，每次吃飯時要走樓梯，我的頭都低低的，因為護三菩薩都排隊在那裡；禪三期間煮的飯菜都非常豐富，不吃肚子會餓，沒有體力參究；要吃嘛，這頓飯還真的非常的難吃。每天看人參究，參得很可憐，我也參不出來，哭也哭不出來，等一下哭了就沒有體力了，很辛苦啦！你們大家要像我一樣，有機會就要報名，有報就有機會。平實導師非常的慈悲，每次都讓我去禪三，我每次去小參向老師頂禮，說：「老師

您又讓我回來。」我就會哭。老師都說：「我是會讓你回來，因為你很護持。」我說：「那是我該做的。」

現在很不好意思打擾你們寶貴的時間。阿彌陀佛！我讀書比較少，講話比較遲鈍，請大家原諒。我是台中進階班的學員；今天晚上，感謝許老師給我這個因緣來與同修結個法緣，也感恩許老師不嫌棄我這個老太婆，也感恩師兄弟給我寶貴的時間，我這老太婆沒讀什麼書，今晚能與同修在一起很高興。本來游老師叫我星期三晚上作見道報告，許老師叫我與同修結緣，我說我不會啦！游老師說：「作法布施啦！」我說：「好。」

因為自己在外流浪了那麼久了，也害了自己的女兒去

讀佛學院。我很感恩佛菩薩每次都給我參加禪三，也感恩平實導師，讓我參加六次禪三。我還沒有來正覺同修會時，都在外面流浪，有什麼法會我都會去參加，例如：打佛七、受八關齋戒、誦經、助念……等，有法師來講經，我從來都不會缺席，我還會去作義工，也很好笑，也很可憐。哪裡說有大法師要來，我還帶著小孩去，去看什麼大法師，還去跟他們歸依，擠來擠去。一九九九年是我們正覺同修會要開新班，那時候，就是有一個黃師姊拿了一本《無相念佛》給我看，看了以後很高興，她說老師要在我們家附近開新班，我聽了很高興；後來她又說不是在附近，我說沒關係；後來開課，我就和她們一起來上課。那時候她告訴我，那一個是我們的老師，我看了一下心裡就愣住了，這個是我們的老師喔！因為那時候跑道場，跑多了，看見老師穿唐裝，看他這

麼年輕、慈悲，也很高興，平實導師、師母以及台北的義工菩薩都來。平實導師下課要回家的時候，都坐陳師兄的車，我也是坐陳師兄的車；所以那時候，都能跟平實導師同坐一部車，非常的高興。聽平實導師講法，聽了也很法喜，因為在外面流浪這麼久了，沒遇到善知識。我在這裡上課這麼多年，我只有請二次假，七、八年了，我只請了二次，有一次是不曉得遇到颱風還要上課，另一次好像是我先生往生。因為從前沒有遇到善知識，也沒有遇到正知正見的道場，現在遇見了就要好像得到寶似的，連我先生住進加護病房，我都要來上課。我想，同修你們可能都比我還要用功；因為我沒讀什麼書，又老記憶又差，可是我很用心聽，有時候聽不懂都用注音。請同修一定要安住在正覺沒有錯，正覺的平實導師、親教師，都很慈悲、愛心的教導我們，

連心都要拔給我們了，可是真心拔不起來的，平實導師一直都慈悲的教導我們，平實導師爲了幫我們找那個心，都很辛苦，台北跑台中，大風大雨，都來教導我們。

平實導師自己又出錢又出力，不受供養也不接受布施，一心就是要救眾生，我們大家要跟平實導師一樣，來幫助眾生。在這裡也感謝我們許老師和他的同修，每次道場有什麼法會他們都很護持，禪三期間他們都會來幫忙護持，感謝許老師與師兄師姊。阿彌陀佛！

我要告訴同修們，我從前在外面學了那麼久，還讓小孩去讀佛學研究所，什麼也不懂，來正覺才曉得什麼是憶佛、開悟、參禪、看話頭。因爲眾生無明、貪瞋癡，注重大法師

大名相，不知要求真法；從前我也是一樣，害了小孩去讀佛學院，讀到佛學研究所。因為那時候說學佛很好，當時不知道哪裡有真法；因為沒有正知正見的道場自己也不知道，所以鼓勵她去學佛；因為女孩子要嫁老公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所以叫她去學佛是最好的，所以就鼓勵她去讀。很可憐，他們都讀印順法師的書，都被害了；有一次她回來，我跟她說：「印順法師的法他講錯了，說阿彌陀佛是什麼太陽神。」我小孩聽了就很高興，就跟我吵起來，那時她爸爸就說：「你們不要吵啦，我也不曉得你們哪一個講得對。」因為我先生沒有學佛，那時候女兒一直想要出家，因緣沒有具足；因為那時我也還未破參，也講不過她。有一次我拿了一本《真實如來藏》的書，叫她拿給她同學看（因為她同學也是出家了），我告訴這個同學：出家就要求開悟，不然穿黑

衣也等於是穿白衣。我就是這樣說。因為他們年紀輕輕，與女兒很好，我也經常去看他們，所以我們都很熟悉。

所以有一次我弟弟往生，我請他們師父到我們家作法會，那時候我就拿了結緣書給他們看；一個師父說平實導師很有智慧，另一個師父說：「你不要把自己女兒帶去你那裡學啦！」我聽了很難過，所以他們實在很可憐。我還沒破參的時候，就知道平實導師的法是正確的，連我先生往生，我都要用平實導師的《三時繫念》修正本，那時候小女兒就不高興。我一定要用平實導師修正的法本，我爲了要度眾生，希望這法師在開示時，讓眾生能聽到正法。可是這女兒她不參加我先生的「三時繫念」，哭著推著摩托車就走了。父親死已經很難過，現在又要作法會，家裡又沒幾個孝男，

她還是堅持不用正覺修正的《三時繫念》法本；可是我更堅持要用，當時我內心真的很難過。我兒子、媳婦、小女兒說：「媽媽你怎麼要如此做呢？」我說：「要給你爸爸聽正法和眾生聽正法。」於是我就站在那裡，自己心裡講給先生聽：「我爲了要給您和眾生聽正法，所以女兒跑掉了，請您要原諒我！」

那時我心中非常的難過，家裡本來就已經沒有幾個孝男了。於是求開悟的心更強烈。平實導師非常的慈悲，每一次都給我參加禪三，我想這正法一定要幫平實導師宣揚出去。他們這些眾生有的還沒醒過來，我都一直做義工每次拿書給他們看，他們都問這是什麼法師，我說這是一位居士寫的書。我說也有法師來我們這裡上課喔！我說平實導師爲

了救眾生，他自己又出錢又出力，一直都在破邪顯正，他都教眾生成要去對照《大藏經》。我也會告訴他們，要去對照《大藏經》。我家也有《大藏經》，我說：「我小孩都被誤導了，我也會去對照《大藏經》，這居士講的法沒有錯。」我都會告訴他們。

我看眾生很可憐，我們現在有這個因緣，能救的，我們就要來作，因為我年紀比較大了只有作放書義工；從前在舊講堂，每週五晚上，與大女兒都會留下幫忙整理講堂，從不缺席。連我先生住醫院，我都要去上課。如果帶他去看病，我都會趕回來上課。送結緣書到處流通，有時坐車、走路，有時推車，身上又背著書，因為一出去就是一個早上。如果書不夠，再回來拿書很浪費時間。能放的就放，可是還是要

問過他們可不可以給我們擺放。公立大醫院、小醫院到處我都曾去擺放；像推拿、素食、漢堡店的，只要我看到可以擺放的地方我一定去放。每次剛要進去店裡擺放書，都會不好意思；每次要進去前就先求觀世音菩薩，說我現在要進去這店裡擺書，請您保佑一切都順利（每次都這樣求）。

公家機關裡面的人比較好，可以給人擺書，而且位子很不錯。我都給他們讚歎，說：「今天你們在這裡上班有工作做，又可以讓人擺書，幫助人，你們功德很大喔！」他們也會倒茶給我喝，跟我說：「書這麼重，外面這麼熱。」我說不喝了，因為等一下要去很遠的地方，會一直想上廁所，很不方便。

如果去素食館，或是去賣吃的地方，他們也都會拿東西請我吃，看我老人家年紀大；可是我都回絕他們，謝謝他們的好意。大家都非常的慈悲，肯給我放書。有一次在醫院、水廠、區公所、瓦斯公司、都有去放書，救國團也給我們放，休息的時候，很多人來看書，那些輔導老師看得很高興。可是到了最後說不給我放了，因為有一個生命線顧門的女士，她說佛教的東西不許放。我說這是正法啊！她就回答我說因為上面有交代。於是我就不擺書了，可是有時我會去那邊門口發，因為那裡有很多活動，只要是能靠近一點，我會去爭取靠近一點去發傳單，告訴他們我是來發廣告單的。現在那裡已經變成賣咖啡，生意也還不錯喔！所以我老人家臉皮很厚，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書發出去，讓眾生遇到正法；每次都是這樣想，所以我很努力的去放書。同修們看我去上課時，

都問我說：「師姊！今天你要拿多少書？」大家都要幫我的忙，我很不好意思。我去送書時，有時候會遇到某寺院的師父；有一次我和我女兒去，看到我們的書放在地上，女兒就說：「媽媽！這書放在地上，很髒。」於是就拿起來擦一擦；那師父說：「有居士說你的書不好啦！」我就說：「怎麼不好呢？這是正法啊！」我女兒又說：「那為什麼道教的書可以放呢？我這書為什麼不能放？」我也說：「這是正法，這是佛陀的正法。」師父說：「不是我講的啦，是居士講的。」於是女兒就留電話給他：「要是真不能擺書，我收回來就好了。」這時師父說：「妳去放，妳去放，我當作沒看到啦！」

有一次去至善寺，我問老的師父可以擺書嗎？他說可以。有一次作法會時，有一個讀佛學院剛出來的年輕師父，

貢高我慢，跟我講：「這是誰的書？」我說：「是佛陀正法的書啊！平實導師的書。」師父說：「平實導師喔！平實導師他自己也有來擺過。」我說：「他不會來，這書其實是擺我的啦！」他說他們那裡放的書有過濾，我說：「有過濾嗎？那是正法，你有去對照《大藏經》嗎？」於是女兒說：「媽媽！不要跟他說了啦，我們又還沒破參，講不贏人家啦！媽媽我們不要擺了，把書拿回家吧！」我不答應，堅持的說我們要給居士看的，不是給他們看的。年輕的師父聽了，很不好意思，他就說：「好啦，好啦，妳放吧！」

又一次去車站放書，那架子，是站長設計做的；那站長很慈悲，肯給我們擺書。有一位居士，也不知道他是來放書的，還是做什麼的，他告訴我，平實導師的書，都是專門

在毀謗人家，還說密宗不對。我說：「他是要人好，密宗是不好的。」他就說：「我們知道它（密宗）不好就不要講，就好了嘛，我也是去過西藏。」於是不理他，一樣把書放下去，可是我放了以後，他就把書抽起來，他又說：「如果有想要給你放，我就給你放啦！」（他很兇，好像要拿去燒掉，或者丟掉）。於是我就把書抱回家。那書也很重，我又是坐車，到我家門口時，就趕快拿去藏起來；因為怕被我的小女孩看到，怕她會說：「你看！人家不給你放書。」那次剛好她在後面煮飯，於是我就騙她（小女兒）說，那是沒有地方放啦。

回來以後我就告訴站長，站長說你不要理他。於是第二天我又再去擺，我拜託掃地的一個女士與司機，請他們都幫我照顧注意架子上的書。我也拿〈正覺總持咒〉的鑰匙圈送

給他們，感謝他們的照顧。也乞求佛菩薩加持，不要讓人回收丟掉。

有一次有一個男生，拿了一個袋子，去拿書看；剛好我放書剛放好，我想拿平實導師的書給他看，他就說：「啊！你們平實老師有沒有神通？」我答：「神通過不了三世，要有智慧啦！」後來他還是一直問個不停，問到底平實導師有沒有神通啦！我就說神通過不了三世，我們沒有教神通，我告訴他要有智慧才是最好的。後來他很兇，我不想再跟他講下去了。

我看眾生真的很可憐，有時候出去發書，有的說是信耶穌的，我就會跟他說：「不要緊，我們互相研究，沒關係啦！」

有的會跟我說：「有時我們也是經常聽這個密宗的。」於是我就拿一本《學佛的心態》送給他看，告訴他一邊聽一邊看；我這老人家，就盡量去鼓勵他們。有的人又會說：「我家很多啦，慈濟都有送書給我了。」於是我就跟他講：「慈濟的書跟我們的書不一樣。」有時間我是什麼法師啦，我就說是居士，觀世音菩薩也是現居士身，很多大菩薩也是現居士身、現在家相。一般的眾生，都注重表相。

我家門口也擺書給人家看，老實說他們都覺得平實導師書寫得很深，我都會拿淺的給他們看，我說你們看一看再來正覺同修會上課，平實導師的書你們就會比較懂。因為我也是要幫助有緣人，也要救自己，也要救他們，還有自己的女兒，聽人家說，他們寺院都連結起來不看我們正覺的書，

聽我小孩說他們學院都把我們的書，放在一旁。所以他們貢高我慢，好像他們跟著大法師在學，所以看不起我們的書。我家門口有時有人會來拿書，因為我現在沒做生意，所以擺我們正覺同修會的結緣書。有智慧的人，看了很歡喜，有時候我觀察很用心在看的人，我也會買書送給他們看。有一位居士，看到平實導師寫的《狂密與真密》，問我說：「爲什麼現在都等不到第二集呢？」我就說：「因爲我回去沒有看書，所以沒有再去請。」事後我又再請了三本與他結緣。每半年講堂都會開新班，我都會去發傳單，有一次認識一位司機，他告訴我說，他太太是一貫道的，闖不進來，他說導師寫的《狂密與真密》寫得太好了，太厲害了。他又說怎麼沒有第二集？因爲那要用買的，所以我沒流通；於是我就請給他。可是我等很久他都沒有來，於是我就託素食館的人，

轉交給他。

我每次看到一些喜歡看平實導師寫的書的人，我都會讚歎，告訴他們說：「你們跟這個大乘了義法結過緣，你今生才能看到這些書。你到寺院是看不到的，寺院都是世間法。」我都這樣告訴他們。

來台灣工作的華僑，每次到我們家門口看到書，他請很多書，於是我都拿箱子給他裝，我說你們要拿多少都不要緊，他說：「我會說國語和會看書。」他們很高興。有兩次，第一次有四、五個人，有一個人就拿錢給我布施，我說：「我沒有收錢的，如果你要布施就要把住址留給我，收據會寄給你。」他們真的很慈悲，華僑總是拒絕留住址，不要捐款

收據；後來台胞告訴他，他才答應留下他女兒在台北的住址。（編案：若要護持助印正法書籍，可以郵政劃撥方式直接贊助。）

我看眾生很可憐，我家這小女孩啊！也是與他們一樣，當初她在佛學院回來的時候，每次看到有人看書，女兒都就叫我不要去跟人推銷或介紹，我覺得她（小女兒）很可憐。有一次嶺東的一個學生，看平實導師的書看很多，他就來問我：「你們沒有同修同道，還能住在一起，很不簡單呢！」我說：「是啊！」他說：「我媽媽也是信基督教的，而我是拜佛的。」我們兩人都互相笑了。他們真的很可憐，我都一直想辦法救他們；有時送書去較遠的地方，我都故意叫小女兒載我去，讓她有贖罪的機會；也一直幫她護持講堂，幫她助印；每次出去送書回來，都會把功德迴向給她，希望她早

日來正覺共修。現在她比較好了，有時候也會自己去放書；每次載我出去放書時，她都會替我留意，哪裡可以放書。有一次她看到公家機關的稅捐處，她就告訴我說：「媽媽！你進去問問看裡面是不是可以給我們擺書。」我就進去問，那義工就說：「好啊！你放。」於是我就很高興放書。可是第二次去補書時，他們義工說公家機關不能放。我就叫小女兒不要放了，小女兒很聰明，卻說：「媽媽！你不會告訴他們，公家不就是大家的嗎？」我說：「算了啦！我們不要跟他們囉唆啦。」

現在這小女兒好多了，我一直鼓勵她，然後想一些法子，叫她載我去擺書。現在家裡門口擺書都是她在負責，屋外有插正覺的旗子，每天早晚也是她抱進抱出。到現在我也

還沒辦法度她進來正覺講堂，實在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很想破參，早一點能救她與她同學。母親節時，我叫小孩不要買東西送給我，今年老師要來台中說法，我叫他們陪我去聽法，結果兒子、媳婦都來陪我；聽完以後我就問他們：「聽得怎麼樣呀？」我兒子就說：「很好啦，起碼我也知道十八界。」我每次都想法子救他們，讓他們有接近正法的機緣。小女兒告訴我，要我隨緣，我就說：「好啦。」

從前老師教我們一天要拜多久做功夫，我都聽老師的話；後來一直沒辦法破參，張老師告訴我：「你一天拜六個鐘頭，就分段來拜。」我每次都多拜。一次又一次去禪三都不會破參，都覺得很不好意思。於是我每天拜佛，早上我就多拜。我聽破參菩薩說要拜「大悲懺」，於是早上拜「大

悲懺」，晚上拜八十八佛，一直求懺悔，與累世冤親債主說「對不起」；我們欠人非常的多，所以要跟人家溝通，請他們原諒我們，我們所作一切功德與破參的功德都會迴向給他們。還有發願，我一直都是如此做，佛菩薩都會一直幫助我們喔！我都向佛菩薩講：「弟子林阿密，盡未來際要護持正法，要荷擔佛陀家業；盡未來際也要跟隨平實導師護持正法，盡未來際也不捨一切眾生，也要利樂有情。」

我每天作功課，都如此的發願迴向，求菩薩要拉拔我這個老太婆，不要放棄我，多一個人破參，我們正法才能久住。還有我們每天求懺悔，去禪三才不會障道；像我就是去禪三被障道，連監香老師都知道，告訴我去佛前求懺悔；障道時腦袋瓜都空空的，什麼都說不出來。還有要看平實導師的

書，因為我很少看平實導師的書，知見都不具足，因為不會整理；因為我那時在外面一直流通書，每次跟老師小參的時候，老師都說：「你沒有分清楚啦，真妄不分啦！」老師要我多看書，我告訴老師：「我都在外面送結緣書。」老師說：「暫停，少送啦！自己先求開悟啦！」我就聽老師的話，今年我就少送了。

每次禪三都不一樣喔！我很感恩平實導師慈悲連續給我參加禪三六次，因為去太多次了會緊張。我告訴他們：「去禪三，你就會看到我們正覺平實導師的慈悲，監香老師的慈悲。」還有糾察老師、義工菩薩為我們的付出，很感動。我們未來一定要救眾生，讓正法久住，那就是一定要開悟。平實導師很慈悲，每次報名都讓我上山，我都不好意思

了。本來我不敢再報名了，張老師就跟我說：「要報啦！」還有很多師兄姊一直給我鼓勵加油，平實導師也叫我說，要再回來禪三。每次跟平實導師小參的時候，平實導師都笑笑的，想說我又回來了。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我的頭都抬不起來了。我都向平實導師頂禮，謝謝平實導師再給我回來，我都會哭出來；很感動，眼淚都掉個不停，告訴平實導師：「您都給我回來。」平實導師都說：「您很護持正法。」我說：「這是我該做的。」我們無論做什麼功課，平實導師真的很慈悲，都是在教我們，連自己吃飯的時候都是隨便吃，吃得很快，吃完後叫我們慢慢吃，要吃飽喔！不然參禪很費神。平實導師與監香老師都非常的慈悲教我們；有一次吃飯時，平實導師走到我旁邊指導（也是跟大家指導，因為我是老菩薩，比較遲鈍，去禪三有好幾次了），他就教我說：「老

菩薩！吃！吃！吃！」都叫我吃東西，我都不好意思，頭都抬不起來，實在也沒辦法。

在第四次時，平實導師叫我：「老菩薩！走過來，到我身邊。」導師說：「老菩薩！您已經來四次了喔！」小參時我就告訴平實導師：「您在吃飯的時候，說我來了第四次，其實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因為有好幾桌人在），您這樣跟我刺激，我可能比較會成功啦！」平實導師聽完我講以後一直在笑。

同修！你們要像我這個老太婆一樣，臉皮要厚一點，希望你們能報禪三的時候，一定要報名；有報有機會，沒報沒機會。要跟老師多小參，你才知道哪裡錯了；你不跟老師小

參，沒辦法，你永遠也找不到；老師只要跟你講一下，指導一下，就通了。我們的道場，好就是在這裡，有什麼問題，隨時可以問老師，老師都很慈悲的；不會像什麼大道場，要遇到大法師，還要怎樣怎樣供養，而且沒有正法。你們跟平實導師、老師小參都會害怕，那就是要向他們求懺悔；因為我們今天能來遇到這個正法，又能相應，又能在這裡安住，都有原因的；因為我們過去世都有跟平實導師、老師、正法結過緣，可能從前我們有對不起老師的地方，所以我們才會怕他，所以在小參時一定要向老師懺悔。不妨試一試，真的很有效。我說我都不敢跟游老師小參，看到游老師，心裡很害怕。連禪三也很怕游老師，很怕去跟他小參；結果每次去禪三都遇到游老師，怎麼門一打開就遇到游老師，就是怕他，怕他怕到四肢無力。實在也沒辦法，可是游老師都很慈

悲，他坐在那裡叫我來，說：「林師姊！你現在怎麼了？」雖然老師很慈悲，可是我還是會怕呀！所以這是我們的因緣，導師教我，說我前世可能與游老師結惡緣，並告誡我：「你回去後要去跟老師求懺悔。」回來後我就向游老師求懺悔，說：「弟子從前有對不起您，請老師原諒我。」游老師本來就很慈悲，我就向他頂禮，老師也向我頂禮。

我頭一次參加禪三時，是聽台北的一個師姊來台中上課，他們全家都來，子孫三代都來台中上課，他告訴我，我們來這裡就是求正法、要求開悟，叫我要報名，有報有希望，沒報沒希望。結果頭一次報名就沒錄取，結果後面連續六次都有錄取，都給我機會上禪三。頭兩次都沒知見，知見很差，本來都不敢報名的，後來老師及師兄姊都一直鼓勵

我，我也很不好意思。我也想：年紀這麼大了，有一天無常來的時候，我要怎麼辦呢？今生要趕快開悟。於是心決定要報名。同修們都會問我有沒有報名啊？我說有啦。可是因為報這麼多次，心裡很緊張，我想這一次再不破參，對不起老師，壓力很重，每天都在拜佛，拜到腰也痛腳也痛。這個罪很難受。想起老師說「我們大家未來世早晚都必須要開悟的，不如今生趕快求開悟。」每次去禪三，平實導師要解三的時候，都會給我們鼓勵，給我們開示，給我們安慰。對沒有破參的人說：「你們可能是從前沒有跟這個法相應，或一些原因，所以會比較慢破參。」我呢？就自己安慰自己，今生一定要破參。所以臉皮就厚厚的，每次都去上禪三。監香老師，每一位都很慈悲教導我們，因為知見不足，每次老師都說我太急了，我都回答說：「我已經來好幾次了。」

平實導師說：「來第幾次不重要，我要蓋章給你也可以，給你蓋個冬瓜印，你要不要？」我答：「我不要。」平實導師說：「那你就不要急啊！我都會給你回來的。」我答說：「我一直來了好幾次了，我很不好意思呢！」平實導師說：「要挖寶回去才重要啦！」那時候腳也痛，腰也痛。本來張老師出題目，叫我出到外面去寫，我拿了紙要寫的時候也沒辦法寫，那紙板這樣放也不行，那樣放也不行，坐也不行，怎樣放都不行，痛到不行，障礙很大。回來後我每天很用功的參。這次去禪三，我書看得比較多了；我去的時候平實導師問我，我向平實導師說：「您要出什麼題目給我作？」他說：「好啦！你這題很快就會寫出來。」同修們！不好意思，這是考題，不能跟你們說內容的，很對不起你。

你們都比我少年，你們大家要去參加禪三，沒去真的很可惜。我們今天有遇到正法，你們都不要走，我沒有在騙你，這才是正法；外面的都是外道，外道法每次都是出去作法會，吃一吃，吃完就歡歡喜喜的回來了啦。以前去外面打佛七，一天拜要六千拜、幾千拜，我都拼過了；像《無量壽經》幾千遍，那都跟人誦過了，什麼都跟人拼過了。像《地藏王經》誦最快的，大家有講，那時我去學，學得很快就會了，四五十分鐘我就能誦完；有時叫我助念，我也每次去誦經，我先生都說我比誰都沒空呢！所以現在我都很少跑道場，除了去送書，出去發廣告單，其餘時間都是在家裡用功；我現在都沒有四處跑，四處跑浪費很多精神。現在老了，才遇到正法，才要來拼，很可憐。你們大家，好好保持不要走。一定要報名，如果可以報名你們一定要報名，如果沒報，那真

的太可惜了。

許老師是過去世的菩薩來的，他非常慈悲，我們道場無論有任何法會，都看得到他的身影；許老師的同修也是很慈悲，她在廚房煮菜，煮得很好吃。你們如果有去禪三你就看得見了，他師姊真的很好，我沒騙你們；你們要聽許老師的話，不要退失了，心一定要安下來。因為我流浪了這麼多年，太辛苦了，不要像我一樣，好嗎？

最後我們大家一起加油，我們要有信心，沒錄取沒關係，就是一直一直報名；要是錄取，沒有破參也沒關係。像我報名七次，總共上禪三六次，我也真的很不好意思。打擾大家寶貴時間。謝謝！謝謝！阿彌陀佛！

（編案：此篇文章依林阿密菩薩見道報告口述所整理。）

佛教正覺同修會各地共修處：

台北正覺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電話：(02)2595-7295（請於週一至週末晚上共修時聯繫）
(分機號碼：九樓 10、11 十樓 15、16 五樓 18、19 十樓書局 14)

桃園正覺講堂：

桃園市介壽路二八六、二八八號十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
電話：(03)374-9363（請於週六早、週二晚共修時聯繫，或聯繫台北）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南大路二四一號三樓（竹蓮市場附近）
電話：(03)561-902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台中正覺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六六六號十三樓之四（國泰世華銀十三樓）
電話：(04)2381-609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台南正覺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十五號四樓（民德國中北側京城銀行四樓）
電話：(06)282-0541（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中正三路四十五號五樓（復興中正路口捷運信義國小站旁）
電話：(07)223-4248（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17979 E. Arenth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626) 965-2200 Cell.:(626) 454-0607

正覺同修會網址：<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所有結緣書內容之閱讀或下載：

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邁向正覺(四)

《免費贈閱》

作者：劉俊廷居士等

印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二七七號九樓

電話：總機〇一一二五九五七二九五 分機 10-21

(請於夜間共修時間聯繫)

傳真：〇一一二五九五四四九三

函索處：佛教正覺同修會

親自索閱：本會各共修處

初版一刷：二〇一〇年七月二萬冊

邁向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4

正覺

《四》

以前去外面打佛七，一天拜要六千拜、幾千拜，我都拼過了；像《無量壽經》幾千遍，那都跟人誦過了，什麼都跟人拼過了。像《地藏王經》誦最快的，大家有講，那時我去學，學得很快就會了，四五十分鐘我就能誦完……

林阿密〈正法難值遇〉